

桑农 著

花开花落

——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桑农 著

花开花落

——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 / 桑农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33-9845-4

I. 花… II. 桑… III. 女性—知识分子—人物研究—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099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印刷

(山东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70 mm × 960 mm 1/16

印张：11 字数：15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册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001 序一：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谢泳
- 003 序二：逼近真相的叙事/刘文华
- 007 牵萝补屋思偏逸
——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黄媛介
- 017 还将遗事辨丁香
——顾太清与龚自珍的绯闻不足信
- 027 深闺有愿作新民
——民国奇女子吕碧城的一生
- 039 失行孤雁逆风飞
——激进与自由之间的张若名
- 053 因缘新旧意谁知
——毛彦文与吴宓交往始末
- 065 道是无情却有情
——凌叔华对徐志摩的感情有多深
- 079 且向山谷听回音
——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冰心的真实关系
- 091 本事新词定有无
——方令孺与闻一多的诗里诗外
- 103 相思欲诉又彷徨
——赵清阁与老舍的一段隐情
- 119 何人绘得萧红影
——对萧红的三重误解
- 131 海上花开花又落
——诗画双绝的才女周炼霞
- 139 梅花香自苦寒来
——历经磨难的女作家梅娘
- 147 附录：八宝箱事件之真相

序 一：

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

桑农兄的文章我每见必读，一是文字平实，二是考证细密，三是无论大小，总流露些趣味。

我与桑农兄至今不曾见面，但神交已久。十几年前，大家还没有用电脑时，印象中时有通信。他比我风雅，信的内容和形式都让人有温暖的感觉。可惜我远在厦门，那些旧日的往来书信搁在太原家中，不能时时翻检了。我的另一位老朋友高恒文兄是桑农兄的同乡同学，他们早年合作一本关于徐志摩的书，非常有趣。

记得十多年前，恒文兄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臧策兄同来太原访韩石山先生，有几日快乐的时光，闲谈时多次提起桑农兄，当时即留下美好印象，可惜一直无缘得见。后来，恒文兄也久不联系。我到厦门教书前，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感念恒文兄。前些年，恒文兄在天津师大做管科研的小官，一时兴起，曾努力想把我弄到他那里去教书，事已提上日程，可惜因我学历过低，没有办成。恒文兄为人极厚，为此倒有些感觉对我不住，不愿再提此事。其实我心里一直感觉非常温暖。这几年和恒文兄时相过从，每见也必谈到桑农兄的近况。二〇〇五年，桑农兄在北京访学，本来基本约好见面，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时又错过了。近年安徽每有学术会议，如果桑农兄参与其间，总不忘约我参加，可惜我常令他失望。

有一年，我在北京买到一本广州中山大学罗孟韦家散出的一册近代诗的抄本，其中有几首陈寅恪的诗，但标题和通行的有些差异，我曾为此写过一小文。后来桑农兄看见了，对我判断陈寅恪《题双照楼集》的分析多有辨证，让我很受启发，可惜他那篇文章后来我没有见到在何处刊出。

桑农兄写的近现代知识女性的文章还在《书屋》刊出时，我就非常留意，认为他叙述历史事实加现代眼光判断文学现象的努力，是文学史叙述的一个独特视角，不但丰富了文学史的叙述，也扩展了文学史的史料范围，更重要的是，桑农兄的学术趣味，总让他能在常见的文学史现象中发现我们一般文学史遗忘的东西，尤其是作家间的情感关系。桑农兄对文学史现象的梳理和判断，其实体现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他对当下文学史叙述的流行方式相当不满足，他要用自己更有趣的方式来叙述文学史。

二〇〇八年秋天，复旦大学郜元宝兄来厦门开会，闲谈时也说到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法很难让学生喜欢，如此丰富的文学活动，现在文学史写成这个样子，实在对不起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视概括和简单判断的叙述习惯，常常把丰富的文学活动简略到了枯燥的程度，现在应当探索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了。

桑农兄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对文学史叙述反叛的一个尝试，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当是这么个讲法，用丰富的史料还原历史，让学生懂得这些文学史现象是如何叙述出来的，材料从哪里来，判断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真实呈现历史本身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判断。

因为学术趣味相同，桑农兄非要我为他的新书写两句话，我就把阅读的感受讲出来，算是对老朋友学术追求的一种认同和欣赏。

谢 泳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五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序 二：

逼近真相的叙事

囊括晚明、晚清及民国著名女子诸多传奇的著作，自然厚重且具历史的纵深感；沧桑风云积聚，真挚情怀流露，有野史之笔触，有笔记之体例，有章回体之演绎；历史、故事互相牵挂，人物、史料相互烘托；细节之处显功力，不经意之处见真知。桑农先生的《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恰是这样的一本书。

历史重证据，史料的真伪鉴别需花很多时间来求证，每一个细节都疏忽不得，具体落实到某个人物身上，确实难以开张。尤其晚明、晚清和民国三个动荡时期，对于女性的个人事迹的记载并不太多，像前两个时期主要得从男人的书信、诗之唱和、日记、行状以及文集里去搜罗，仅时间的线索都要花太多的精力，待到厘清其中的人物关系，又得费尽心机。同时，还要在前人的不足之处落笔，或在前人不及之处延展，甚至颠覆前人结论，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每一步都风起云涌，等到资料做足，事件清晰，心底有数，前面顿时豁然开朗，这是读书人的境界。桑农先生做到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龚自珍与顾太清之间是否有情感纠葛的考辨、还有冰心与林徽因两人之间的“误会”。前者从龚自珍的交谊记载入手，对其诗文进行考证，并将具体的时间及行踪与顾氏的“对证”，发现其中的“错位”；又从顾氏的家庭情况和婚姻背景拓开，让人信服他们两人并无“交

集”，后人以讹传讹，真的是轻薄前人、厚诬古人。这种手法简洁明了，史、诗互证，颇显功夫。后者则是从林徽因的一封信入手，详加剖析，从林称谓冰心为“lcy Heart”一句来说明两个福建同乡之间的“心怨”，再对她们的相识相交到个人的路径不一、境况完全不同的整个过程进行梳理，充分证明“lcy Heart”绝非平易之词，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境之下的此“冰心”而非文学史留下来的彼冰心。

近代开埠以来，平权主义高涨，报纸的兴起，使得女性特别是名媛的事迹得以公布。民元之后，更是张扬。因而，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如何在其中去伪存真并从中找到“见证”，确实伤透脑筋。记得前年王闾运的曾孙送我一本杨庄诗文集的复印本，那是民国时期的印刷品，很精致，这对于研究王闾运、杨度等湘人的事迹很有裨益，可惜现在没有正式出版。如果要研究民国时期的女性即所谓的风云人物，也可以把杨庄作为一个个案，像这样的诗文集多在后人手上，又没有公开发行，若仅从杨度兄弟或吕碧城的片段的文字记述中去寻找，难免有隔山听音之感。又如，聂云台的后人拿来一本含有《曾纪芬自订年谱》的册子（曾纪芬是曾国藩之满女），请我写写聂、曾两家的情谊以及聂家在上海办实业、创持志大学的事迹。我在圈外，尽管对近代文史有所涉猎，但至今未能写点东西，实辜负人家的好意。好在《曾纪芬自订年谱》已由岳麓书社出版，还有迹可寻。因为年谱出得早，我没有买到，不知收了曾纪芬女婿瞿兑之的序没有。那篇序我以为是瞿氏最好的文章之一。若不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混乱以及出版业的兴盛，女性的文字很难结集出版的，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晚清、民国初期在文坛活跃的女性作家，是“天下”名媛。这些大户人家的闺女基于家族的优势，很早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坚实的文字功底，又见惯了大场面，见识惊人，还受西学一般知识的洗礼，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同代人。而且她们之中不少人有机缘飘洋过海，直接与西洋、东洋接触，开眼界、长见识，像早期的钱单士厘，后来的吕碧城等。钱、吕的诗文集早已出版了，除了专业人士的考查，相对于其他，对于她们的研究确实单薄。桑农先生的这篇吕碧城

的事迹考，可以作为后来研究者的“引得”的。现在学界在做这一块的不乏其人，像福建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秦燕春《青瓷红釉》一书，可以与桑农先生的这本著作相呼应，这是个好现象。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作家蔚然成风，名家辈出，确是名媛“制作”。这是那个时代的标签。本书写到的凌叔华、陆小曼、林徽因、冰心、方令孺、赵清阁、萧红等，就是毛彦文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她们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如何在其中挖掘更深的材料？桑农先生确实把现有的资料收集齐整，在别人不经意处下手，细心地把握，重新解读，别开生面。另一方面，则是从常人见惯的材料入手，补充不少第一手资料，比如对徐志摩遗落的日记的“追寻”，令人拍案惊奇。再如对萧红、毛彦文两位的重新解读，我以为是目前的最逼近事件“真相”的好文章之一。

“述而不作”、述而不论，是对“本事”最起码的尊重，这是治史的基本功。某些时候，我们过于强调“历史之同情”，反而忽略了对事迹真相的追寻与探求，或者仅从前人的述说中去找答案，换一种写法而已，这是要不得的。要让史料自己来“说话”，要让传主的事迹一一呈现，而不是我们猜测或妄加评论。再就是评论要留有余地，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利用所谓“历史之同情”来滥情，因为时代的差异、人生轨迹的不一、当事人的感受与现在“替古人担忧”有“落差”，后来者总有一层隔膜，不客气地说，每个人的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呈现当时的情形和现场的感受，永远只能是一种“可能”。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做资料时更应该保持敬畏与谦卑，达至齐备、熟络，不偏不倚，评价时更要谨小慎微。看得出来，桑农先生每一篇都在努力这样做，张若名一篇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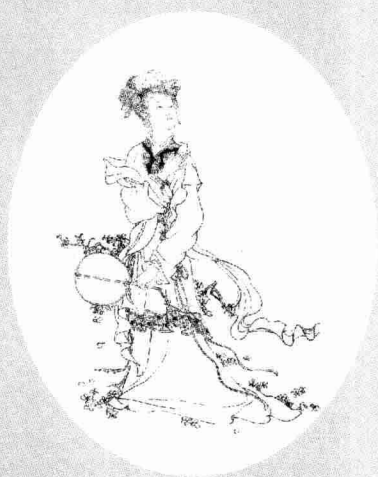
既然是“故事”，我们就该还原故事的“本义”，而不是后人自以为是的的事件，更不是瞎说八道的猎奇。既然是“故事”，我们就不能把它写成“小说”或“演义”，而得是“人物志”。同时，也得有“说书人”的本领，把“故事”原原本本说出来，且说得精彩，平易之中不乏波澜，起伏之内暗藏点评，合情合理，不露痕迹。这样的著

作才可读、耐读。桑农先生的平实个性以及文白夹杂的语言风格，与之很匹配。

这本著作的很多篇什，我敢说是最早的读者，因为它们大多都经我的手编发的。记得发第一篇时，就写邮件给桑农先生，建议他继续写下去。现在，这本厚实的著作终于出版了，真的惊喜。在这个读书无用论再次沉渣泛起、少有好书的时代，能有《花开花落》这样的有趣且好读的书读读，是我们的福气。在这辞旧迎新之际，祈福惜福吧，源头清洁，浊世之中会有清流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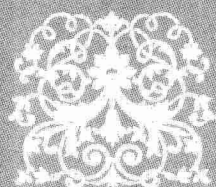
刘文华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下旬于长沙



牽夢補屋思偏逸

——
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黄媛介



高彦颐 (Dorothy Ko) 的《闺塾师》一书最近出版了汉译本，其中有这样一句含混不清的译文：“高居翰对黄媛介于一六五一年为柳如是所绘的一幅风景画进行了分析，此画与柳如是的作品一样，被裱贴在同样的卷轴上。”句里的“一样”应为“一起”，“同样”应为“同一”。显然，译者并不了解艺术史家高居翰所分析的绘画原作——《柳如是黄媛介合卷》。

柳如是所绘《月堤烟柳图》，黄媛介所绘赠柳如是的水墨小品，本是两幅各自独立的作品，装裱时被合为一卷，前后有钱谦益的手题。该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黄媛介赠柳如是山水小品



读过《柳如是别传》的人，应该记得书中关于黄媛介与柳如是、钱谦益交往的考辨。陈寅恪为此花了很大篇幅，还专为黄媛介写了一首诗《读梅村〈题鸳湖闺咏〉戏用彩笔体为赋一律》：

载笔风尘未饱温，何妨招隐入朱门。

红巾翠袖谁揩泪，碧海青天共断魂。

炊剑乾坤珍白璧，担簦身世怕黄昏。

怜香伴侣非耶是，留付他时细讨论。

吴梅村的《题鸳湖闺咏》原来由四首七律组成，主要吟咏黄媛介的身世，兼及她与柳如是、钱谦益的交往。《柳如是别传》里，曾多次予以征引。如原诗中的“绛云楼阁敞空虚，女伴相依共索居”，说的是钱谦益迎娶柳如是后，为其在虞山建造绛云楼，不久，柳如是邀黄媛介前来相伴，结为闺中膩友。再如“夫婿长杨须执戟，不知世有杜樊川”，第一句说黄媛介的丈夫姓杨，这是没有疑问的；第二句的“杜樊川”即唐代诗人杜牧，诗中用他来暗指谁呢？陈寅恪认为以“牧”称者，只能是牧斋钱谦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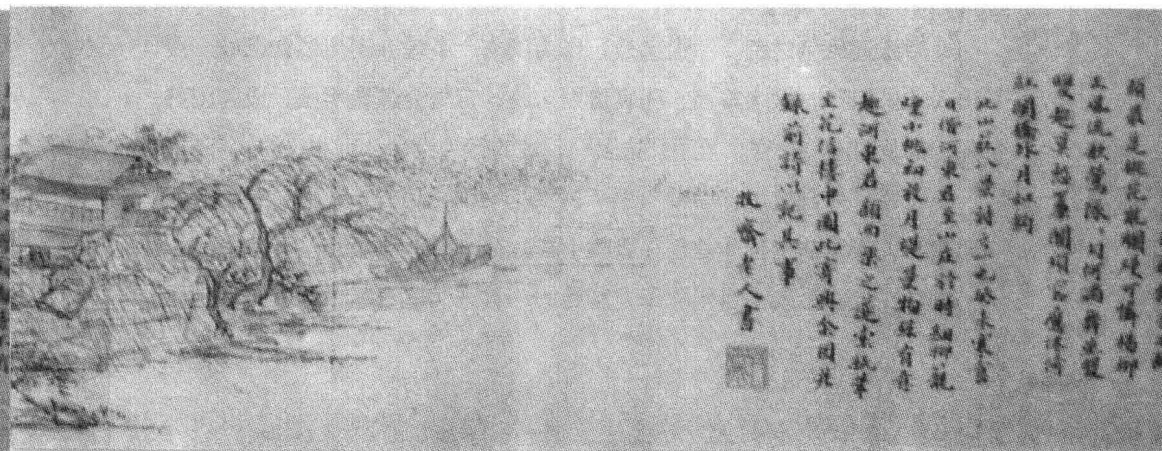




钱谦益画像

吴梅村为何将钱谦益与黄媛介的夫婿并称，其间又有何微妙的关系？陈寅恪循此线索查下去，又牵扯出《柳如是别传》一书中最重要的两处疑难之一，所谓“惠香公案”。原来，钱谦益藏书中有的一部元抄本《阳春白雪》，上钤“惠香阁读书记”、“惜玉怜香”等印。藏书家黄丕烈收藏该书后，对惠香阁是何人所居，颇感困惑。陈寅恪从钱谦益《初学集》里拈出一些写给惠香的诗，并判断这个被称为惠香的女子乃嘉兴人，为柳如是的密友，那么，舍黄媛介外，还有谁呢？惠香若是黄媛介，惠香阁就应该是她寄居绛云楼的住所。更有意思的是，陈寅恪还发现，钱谦益多次在诗中暗示，有意将柳如是与惠香兼收并蓄。

柳如是《月堤烟柳图》



河右訪野小
東初半堂景



柳如是画像

与晚年黄媛介有过交往的李渔，写有一剧名曰《怜香伴》，说的是两位情投意合的女子之间的故事。陈寅恪推测，该剧恐怕是以柳如是和黄媛介二人为原型的。“怜”指杨影怜，此乃柳如是早年曾用名；“香”即惠香，系黄媛介代称。《怜香伴》一剧的结局，是二女最终同嫁一夫，算是让钱谦益的“惜玉怜香”的梦想，遂愿于艺术想象之中了。

至于黄媛介与钱谦益是否有实质性的接触，陈寅恪未作进一步猜想。他在诗的尾联写道：“怜香伴侣非耶是，留付他时细讨论。”也许在他看来，钱谦益的示意，并没有得到黄媛介的响应。按传统观念，黄媛介的身世还是清清白白的，所以陈诗通篇表达的都是“同情的了解”。

首联“载笔风尘未饱温，何妨招隐入朱门”，用典出自《明诗综》里转录的一段话：“然皆令（黄媛介字皆令）青绶步幃，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大意是，作为闺秀，黄媛介不应该如艺妓一般出入“朱门”，抛头露面。陈寅恪则认为，黄媛介献诗卖画，或为闺塾师，都是因家境贫寒，为了“饱温”，她的行为没什么可非议的。

颈联“炊剑乾坤珍白璧”中“白璧”一词，隐去“无瑕”二字。南明建都，钱谦益携柳如是赶往金陵上任。分别时，黄媛介绘金笺扇面，柳如是在上面手录了当年陈子龙赠她的一首《满庭芳》，题款“留别无

瑕词史”。“无瑕词史”是柳如是对黄媛介的称谓，也是喻指她人格的“白璧无瑕”。后半联“担簦身世怕黄昏”里“怕黄昏”三字，出自陈子龙词《满庭芳》最后一句：“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至于“担簦”一词，按字面的意思是“背着伞”，此处指流浪卖艺之人。李渔戏曲《意中缘》写女主角在西湖边卖画，有唱词“担簦卖技女儿曹”。黄媛介为该剧所作序里，也说戏中人与自己“身世”相同，都是所谓“担簦女士”。

作为一名“担簦女士”，一位靠卖字画和当闺塾师为生的女性，黄媛介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二

在活跃于明末清初的才女中，黄媛介属于一位很独特的人物。她虽本为“儒家女”，但出生时已家道中衰。受兄姊的影响，学习诗词书画，由于天分高，进步快，年纪轻轻就名声在外。据说，复社领袖张溥闻其名，欲纳为妾。当时风俗，贫寒人家女子最好的出路，是嫁给显贵为妾，其姊媛贞（字皆德）便是如此，但媛介幼时已许配给同乡杨世功。有说她拒绝了张溥，也有说是父兄不愿意，反正她最后还是嫁到了同样败落的杨家。杨世功科举考试落第，外出做生意又失败，婚后没能力供养妻子儿女，全靠黄媛介卖字画、当闺塾师，来维持家庭的经济开支。在中国历史上，女性通过从事艺术职业所获取的报酬，来养活包括丈夫在内的全家，黄媛介当是第一人。

黄媛介大约生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稍后，正是明清才女文化兴起之初。当时风气的开放，加上一些文人的推动，女性的诗词和书画创作逐渐盛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苏州午梦堂一门。午梦堂主人叶绍袁不仅将自己妻子、女儿的作品编辑出版，还广泛征集各地名媛的唱和、纪念之作。崇祯六年（一六三三），也就是三女叶小鸾去世后的第二年，叶绍袁到嘉兴，经人介绍结识了黄媛介的兄长黄象三。通过这一渠道，叶小鸾等人的诗歌被送到黄家。黄象三在随后的科考中得到叶绍